



警惕阅读的膨胀与肤浅

●江苏吴江 凌龙华

读书：很单纯的事

读书，应是很简单的事，是很单纯的享受，也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幸福生活，然而却居然成了现代人“久违和惭愧的事”。

快节奏带来的浅接受，让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研究显得迂阔，而让蜜滴在《圣经》上的佳话几乎成为天方夜谭。美丽的读书典故，面对闪烁不已的电脑光标，不再诱人，甚至不堪一击。传统阅读、品质阅读与沉静阅读的缺失，让现代人的精神躯干随之萎缩。实体书店立足不了城市的中心地带（更不要说是黄金商业地段），全民阅读也总似空雷，呼声高而响应少。调查显示，2010年中国人均读书4.5本，与前比，算是很光鲜了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到日本的九分之一，而那个把蜜滴在《圣经》上的动荡小国以色列当年度的人均读书量为64本。

这也是财富差异，而且是骨子里的财富差异！撇开量的落差，再来审视一下国人的阅读品质，结果同样不容乐观。影视、网络等视听性“泛阅读”、“即时阅读”、“浅阅读”、“感官阅读”，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快节奏生活的娱乐伴侣。肤浅的膨胀，是这类“悦读”的表征。至于纸质阅读，恐怕也是拈轻怕重、浅尝辄止：儿童读图，青少年捧“最小说”，中老年人翻看《读者》、《家庭医生》；学校里，师生不问课外书；成功人士干脆宣布“没时间读书”。

好在总有人在反省，总有人在鼓与呼。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水平。”有识之士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。这是对知识的礼敬，是对文化传承、精神创造的祈祷。

读书：很个性的事

本质上讲，读书是“自家”的事。这一点，古人看得明白，说得坦荡而深刻。孔子云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人的读书，是经世致用；为己的读书，是修身养性。就原旨与终极意义而论，读书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并超越自我。只有“为己”有成，才能学以致用。但读什么书？怎么读

书？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“个性问题”。但共性还是有的，相对的捷径可能也存在。

1. 推荐阅读——现实的“快阅读”。鲁迅先生曾嘲讽名教授们好为青年师，好给青年学子开列高深莫测的“必读书目”，但他老人家自己也忍不住，曾给刚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过一个“应读书目”，内列12部国学著作。今天，先生本人的作品，很多被教育部纳入了大中学生“推荐阅读书目”。可见，推荐还是有吸引力的，高品位的推荐，尤其是名著、经典的推荐，更是功莫大焉。

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坐拥书城（电子书库）不再是梦想。今天的读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“择书”，是“择书读”。如何快速锁定“有效”目标，怎样才能一睹为快？需要借他人一双慧眼，多搜索相关的推荐。

推荐阅读，是“快阅读”，也是从众的“热阅读”。热情之下需要冷静，需要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”。要感谢那些与读者分享好书的纯粹书评家，同时要向那些慧眼独具、披沙拣金的书稿编辑致敬。

2. 集体阅读——热情的“被阅读”。读书是教书育人的根本，教学的不竭动力永远来自不断的学习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教师只是一个自觉先行的学生。倡导教师读书，理所当然；教师终身学习，责无旁贷。我曾多次发出“教师，别忘了读书”的共勉，乃至煽情地把读书定义为“教师最广博、最永恒、最经典的备课”。20多年的教育生涯，让我受益最多的是读书。无论是成长历程，还是课堂历练，都让我明白一个简单的教学真谛：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教书育人的功底在读书！

提供书讯，开设读书沙龙，这是学校集体学习的一种好形式。（较差的形式是指定统一书目，限时上交读书心得。）但也不能僵化，更不能扩大化、绝对化。古人有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又云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读书沙龙务必要走出“热闹”的误区，务必要摆脱“被阅读”的尴尬。须知，思想与思维是最具个性的，交流的结果未必都能达成萧伯纳所喻的那种理想状

态——你有一个苹果，我有一个苹果，我们彼此交换，每人还是一个苹果；你有一种思想，我有一种思想，我们彼此交换，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。如是，轰轰烈烈的集体读书，只会演绎成空洞的“被阅读”之下的集体浪费，何苦呢？

3. 一生的读书计划——孤独的“深阅读”。读过一本美国学者著的《一生的读书计划》，也浏览过国内学者合力打造的一套丛书《一生的读书计划》。指向的都是厚重的名著、经典。殊途同归，不谋而合。

经典是什么？经典是人类共同财富，是历史赠予后人的大礼物。它不在乎你的“在乎”，但你的“在乎”却能够使你的生命变得高贵而富有。读经典是要有勇气的，有时几乎要有一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。经典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，翻越过去了，就是金山；仰望之下却只是“压迫”。哲学经典不说，佶屈聱牙的古籍不说，就是文学名著，要读下去，读到底，读上个系列，读出个系统，有时也要痛下决心，义无反顾。这是朝圣，是孤独的跋涉。比较切实的深阅读，恐怕还在“存个爱好、有个主题”的研读。一是尽可能从源头上选经典读；二是尽可能完整地“原读”经典；三是尽可能读后“有所思，有所悟”。

经典名著之于热门畅销书，恰如恒星之于流星，时间是最好的鉴赏者。作家张炜写过一篇观点文章《时代的阅读深度》，提请读者注意“要在一百年的坐标中找作家、作品”。是啊，唯有百年的创作空间，唯经百年的阅读筛选，作品才能沉淀为经典，而冲动的“快阅读”和盲动的“热阅读”也才能凝聚为冷静、沉着的“深度阅读”。

读书：很生动的事

读书是人与书的对话，是读者与作者的对接。因此，读书是一次深情的际会，也是一场智慧的交流。读书是否有诀窍？南宋学者陈善曾有这样一段妙论：“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求所以入，终当求所以出。见得亲切，此是入书法；用得透脱，此是出书法。盖不能入得书，则不知古人用心处；不能出得书，则又死在言下。惟知出知入，得尽读书之法也。”此论见《扞虱新话》，为人广泛引用，堪作读书法则。

知出入，懂生死，在林林总总的书籍前，读书犹如一场生动的游击战，善战者游刃有余，收获累累；不善战者则困于书中，成为“书橱”、“书呆子”。基于文本，是读书的依据；超越文本，是读书的升

华。因此，读书既要深入到文本的内核，作“深度钻研”；又要跃迁到文本的外延，作“高空飞行”（这是“知识行为论”中一个形象的说法，指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、跳出对象以便全面客观地把握对象）。

读书的路径是“个人的体验”，读书的终极也只能是“个性的体验”。这就是读书的本质，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。“原读”让我们亲近原著，不致无中生有；“完读”让我们把握原著，不致断章取义。而“个性的阅读”与“率性的阅读”，则让我们活读原著且读活原著。

1. 阅读有禅机。好书如好友，可遇不可求。邂逅一本好书是缘，一口气读完一本好书更是一件痛快事。有些书，一开卷就神清气爽，一读就心有灵犀相见恨晚；有些书，则云遮雾罩，读起来味同嚼蜡，读后浑然不觉。当然，好多的书，乍看貌不惊人，细究别有洞天。

读书是思想的行走和思维的穿梭，是“学”与“思”的交织。没有“思”，死读书，为书奴；有了“思”，特别是有了挑战性的“疑”，读书的品质就有了跃迁——不再满足于“披文入情、沿波讨源”的文本解构，而是致力于“一番觉悟、一番长进”的生成与创造。禅宗尚“悟”，推崇“不著一字、尽得风流”，对于读书，是否也有这样一个高超境界——合上书本，化育思想。如是，读书才当得起一个“活”字。

2. 阅读需反哺。读与写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写作可谓阅读的后续、提升与反哺。

但不少教师不肯读教材、教辅之外的“闲书”，不能做研究、创作之类的“分外事”。只求“匠艺”，不问“师道”，如此，职业能不倦怠？回望一下“五四”时期的教师，长袖善舞，多才善导，随处可见大师身影——一手读书一手教书，一手教书一手著书。今天呢，就是语文教师，在分析课文《林黛玉进贾府》前，又有几人曾找出《红楼梦》原著原原本本读上一遍、扎扎实实备上一课？更遑论在布置（有的还美其名曰“辅导”）学生写作文时，自己也身先垂范，操刀上阵，写上一篇拿得出手的“下水作文”？

缺少了大阅读的铺垫，又缺失了阅读后的提升，教师的底气、大气、灵气从何而来？教育的创造性又怎会呈现？阅读的膨胀与肤浅，同样成了教师群体的“当下之痛”。

读书终究是好事。教育的幸福，点点滴滴，源于书又凝于书。这是一条简单的专业成长道路，但，踏实而永恒！

（责任编辑 任国平）